

用画面表达现代人对敦煌飞天的解读

——国画人物画家陈寅访谈

□记者 陈晓旻

记者：首先恭喜您应邀去美国办展，这次将去展览的是您近年创作的《敦煌乐舞百图》，为什么把自己的创作方向定位于敦煌乐舞呢？

陈寅：这次我准备了100幅《敦煌乐舞》参展，都是近些年的作品。敦煌乐舞是我特别喜欢的题材。从小我就喜欢古典小说。上个世纪90年代我开始师从华三川老师学画，老师的创作也是以古典题材为主，如神话故事、历史人物等，这也直接影响了我。另外，我的夫人是越剧团的旦角，她非常支持我的创作，不仅经常给我做模特，还帮助我搞创作，给我补充舞蹈、服饰和肢体语言方面的知识。

敦煌的艺术博大精深，在中国文化史和艺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，但是用中国画来创作敦煌题材的画家并不多。我们比较常见的是“反弹琵琶”。我曾经去过敦煌，那些精美的彩塑舞、飞天舞、瑶池舞特别打动我。尤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看了甘肃歌舞团的歌舞剧《丝路花雨》，那根据敦煌壁画发挥的舞蹈动作特别美丽，激发了我创作的冲动。中国画中，人物画是最难的，充满动感的难度更大。

记者：如今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十分频繁，作为在美国中华艺术学会近十年的成员，给我们谈谈有关的体会，比如海外对中国画的认知和接受度。

陈寅：当年我在《宁波侨乡报》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接触了很多外宾、侨胞、华侨和华裔。后来我有幸成为美国中华艺术学会的永久会员，定期收到美国寄来的会刊，并刊发会员作品，聆听专家的指导。

也曾有人问我，中国画什么时候走向世界？我认为中国画早就走向世界，因为张大千、齐白石、吴昌硕等大家早就得到海外的认同。有人以中国画的得奖或者拍卖等成绩来衡量其认可度，我觉得这只是市场的角度。市场有炒作等问题，最主要是受买家喜好的影响。据我了解，中国画尤其传统中国画，主要是一些在海外的中国华侨华裔在购买，因为有文化的认同感，一般的外国人还是欣赏油画，这是文化传统决定的，不代表中国画的接受与否。上个世纪华三川老师好几次去海外办展览，他的工笔重彩的作品每次都被华侨们抢购一空，这也充分证明与审美的口味和文化有关。

记者：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很多中国艺术家走出国门，现在反而又都回来了，您觉得中国画怎样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？

陈寅：很多画家到了海外，到画廊一看，马上就放弃自我的坚持转身画起了油画，或者是最受市场欢迎的那些题材和风格，更甚至转行了，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打工。当一个画家自信和时间都没有了，怎么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？

中国画要得到更多的认同，首先要保持自己的特征。现在很多人只提创新，却把传统放到一边。我还是坚持中国画应该用笔墨纸绢等材质创作。我是用笔墨在绢上创作的，为了保持透亮的效果，我用颜料一次次地上色，一般需要五六道。画画真的是件苦差，需要天赋、机遇和勤奋。而最难以做到的是勤奋。

其次需要功力的锤炼，工笔人物的线条描画尤其需要功力，我记得华三川老师当年天天在手臂上吊着一个装满水的杯子练腕力，保证用毛笔画出的横线跟使用了尺子一样直。我也是每天把一个小铁锤绑在手臂上练画线300下。中国画中最美的就是那些线条，因为长短、疏密、浓淡不同而营造出不同的质感和肌理，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。

记者：您的艺术之路有时代的烙印，可以说在坎坷中坚持了一辈子，给我们讲讲您的艺术之路。

陈寅：确实很不容易，回顾自己的经历，几乎每个10年都会有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。1960年，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位很好的美术老师，姓钟，因为他鼻梁高，我们都爱叫他高老师。高老师看我画得不错，送给我三支HB的中华绘画笔，这是身处农场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当从老师手里接过铅笔，我如获至宝。如同马良的神笔，我开始用它去画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看到的情景，直到小学毕业，我画完了12本速写本。

1970年，因为常画宣传画，20岁的我以美术员的身份被部队特招。1980年，退伍回来后我参加了浙江省的代表全国首届文艺创作班。

1990年，我认识了著名画家、镇海同乡华三川老师，并拜他为师。

2000年，我又有幸认识了美国中国加州华侨理事会理事长陈万里先生，让我真切感受到海外侨胞对传统文化的认可。新的10年，我希望自己可以开画展，出画册，在艺术道路上更上一层楼。

记者：创作风格来自于创作理念，您的创作理念是什么？

陈寅：我用十八个字来概括：临摹、创作、特色；构图、布线、敷色；景情、动静、工写。从临摹到创作形成自己的特色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我最终选择工笔人物画的创作，尤其以敦煌乐舞为主，是经过充分的思考和积累的。构图、布线、敷色是我创作的方式，因为我是在绢上创作的，这样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在宣纸和绢上作画是不同的感觉，前者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有阻力系数，而后者就是在玻璃上开车，容易打滑。敦煌的乐舞和飞天一般是没有背景的，而我给她们设计了背景，就好像配了景的诗，或者是配了词的音乐，更加完美。因为是系列，需要创造更多的艺术形象和更丰富的肢体语言，这是很考验人的，我一般都是动静结合，工笔和写意结合，以达到更美的艺术效果。

记者：有人说笔墨是中国画语言的核心和灵魂，但吴冠中说：“笔墨为零”。笔墨问题一直是画界争论不休的话题。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？

陈寅：笔墨是中国画的重中之重。通常而言，绘画要讲究节奏、空间和感觉，这是绘画艺术的三个要素。抛开绘画艺术，其他如音乐、舞蹈、戏曲等艺术形式，都是如此，要有节奏，节奏里包含了气韵。因此，笔墨趣味本身就标志着艺术文化含量的高低，这是文化品味的问题，笔墨的高度其实也是个文化的高度。

记者：当下工笔人物的创作也有了很大的创新，比如现在有了“新工笔画”，著名工笔画家何家英可以说是新工笔画的代表人物，您对此关注吗？您会用工笔画去创作现代的人物吗？

陈寅：何家英的新工笔画非常优秀，在所有的语言元素中，何家英的线条最值得艺术界关注，虽然它与传统勾勒线条一脉相承，却有自己的个性，即在游丝、铁线等流动性线条之中增加钉头鼠尾描，同时强化线条的书法性节奏，以疾徐、抑扬、顿挫等丰富的用笔和墨色变化，提升线条的味道和品格，以此将线条从结构再现的写实层面提升到写意境。

我曾用工笔画去创作现代人物，工笔的现代人物比古代人物更难。首先现代的服饰单调，越简单越平直就越不具有装饰性，也就越难画。完全用传统的工笔来表现现代人的物性格和内在心境很难。笔墨当随时代，说实在，我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。

记者：在当今文化多元、张扬个性的时代，您怎样看待创新？

陈寅：曾经有人问京剧大师梅兰芳，他的艺术有什么风格、个性？梅兰芳回答说，我的艺术个性就是没个性。他说自己都是吸收了艺术最精华、最优秀的东西，他认为有个性的东西就有自己的薄弱环节。其实梅先生是讲他的京剧艺术是圆融的，是完美的，也是最经典的，它形成了梅派博大、圆融、中正的一个位置。

我觉得梅先生说得特别好，我们应该尽量吸收优秀、经典的传统文化，然后才能谈得上创新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讲，我仍然继承着传统的手法、传统的精神来创作，虽然我在古典人物画的形象、服饰、色彩和形态上有一些创新，但那只是细微的变化，毕竟人物题材还是以传统为主，我想表达的是现代人对敦煌飞天和乐舞的解读和审美。



陈寅的《敦煌乐舞》

三江访谈

人物名片：

陈寅（程胤），1950年11月出生，浙江宁波镇海人，中国画人物画家。部队期间曾担任海军某部美术创作员。1980年在京参加全总首届艺术创作班。1990年拜著名画家华三川先生为师。2005年加入美国中华艺术学会，并获该学会永久会员和特邀中国画画家证书。有多组《敦煌乐舞》系列作品被海外华人及社团收藏。

近日，他受美国中华艺术学会之邀，将参加今年七八月份在美国举办的美国中华艺术学会入会10周年会员作品展。

